荷田

□于功义

铺天盖地的荷田
自水网密布的江南
嫁接了鱼鸟河

霜雪的冷酷、北风的凛冽
将大片大片的莲叶折落
只有一杆杆叶柄倔强地擎着

我看见泥土里，所有的藕茎
丝丝相连、孔孔并列
日日蓄着不屈的气魄
只待来年将整个春色戳破

我看见江南那艘采莲船
轻吟着：菱叶萦波荷飏风
荷花深处小船通
那首《采莲曲》，拨着莲叶
自鱼鸟河的荷田里划出……

那一刻，荷花园的鱼鸟隐身了
惟见荷田里的水凫
伴着赏美景的人穿梭

思念

□刘吉训

月夜
从窗里拾几缕月光
端详 而后
从心海中打捞起湿漉漉的记忆
才发觉行囊里满载储蓄了一冬的愁思
用思念的音符谱成恬静的小夜曲

飘雪的日子里
拾起清新、洁白的灵感
把那抹淡淡的忧伤轻轻揉碎

悄然推开身边的寂寞
准备写一首欢快的诗
却发现那晶莹的雪花瓣
正是轻飘飘而又沉甸甸的思念

雪漫烟台，半生爱怨半生暖

□长水

在山东的冬日叙事里，烟台从不是寻常的落雪之地。“雪窝子”这三个字，是刻在这片土地冬日肌理中的印记，是邻里闲谈时的熟稔提及，更是烟台人藏在岁月里的复杂心事。雪之于烟台，是冬日的标配，是风景的底色，更是刻进生活的牵绊。那份爱与怨交织的情愫，伴着年年岁岁的落雪，沉淀成最动人的烟火印记。

烟台的雪，向来带着渤海湾馈赠的豪爽与厚重。不同于鲁中平原零星细碎的飘洒，也异于鲁南山区浅尝辄止的清寒，烟台的雪仿佛带着天生的执拗，一旦启程，便要将整座城拥入银白的怀抱。每年入冬不久，当别处还在盼着初雪降临时，烟台的天空已悄然酝酿着雪意。海风携着水汽掠过海岸线，与北方来的冷空气相拥，便催生了漫天飞雪。起初是细如盐粒的雪籽，簌簌地落在屋顶、树梢，发出轻微的声响，像是冬日的序曲，转眼便成了鹅毛般的雪絮，洋洋洒洒，遮天蔽日，天地间只剩一片茫茫白色。风裹着雪花肆意流转，织就一张巨大的白网，将街巷、楼宇、山峦、海岸尽数笼罩。

一夜风雪过后，烟台便换了模样。街巷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踩上去便陷下深深的脚印。咯吱咯吱的声响，成了冬日里最鲜活的絮语。屋顶堆着蓬松的雪层，错落有致的房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。阳光洒落时，冰凌折射出细碎的光，添了几分灵动。路边的树木裹着厚厚的雪挂，枝丫低垂，像是披了银装的卫士，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城。海岸线上，白雪覆着黝黑的礁石，浪花拍打着雪色岸堤，冷冽中透着壮阔。海风卷着雪沫掠过，带着海的咸润与雪的清冽，沁人心脾。这般盛景，是烟台人冬日里的骄傲。清晨推开门，见着漫天皆白的景致，心底总会涌起莫名的欢喜，连呼吸都变得轻快起来。

老人们总说，烟台的雪是吉祥的象征，雪下得越厚，来年的收成便越好，日子也越安稳。于是，初见雪时，整座城都闪动着雀跃。孩童们裹着厚厚的棉衣棉帽，在雪地里肆意奔跑，堆起胖乎乎的雪人，嵌上煤球做眼睛，胡萝卜做鼻子，围着雪人蹦蹦跳跳，笑声穿透清冷的空气，漾满街巷。年轻人约上三五好友，踏雪而行，或是漫步海边，看雪落海面的诗意，或是走进老街，拍下雪覆古建筑的温婉，镜头里的每一幕，都是冬日独有的浪漫。即便是步履蹒跚的老人，也会在家人的搀扶下走出家门，望着漫天飞雪，念叨着“好雪，好雪”，眼底藏着对岁月的温情。雪地里的嬉戏，雪景中的驻足，雪天里的闲谈，都藏着烟台人对雪最纯粹的喜爱，这份喜爱，是对冬日景致的沉醉，更是对故土风情的眷恋。

可这份喜爱里，终究掺着难以避免的无奈。恨雪的心思，藏在每一次应对风雪的琐碎里。烟台的雪来得勤、下得大，一场雪刚清理完毕，另下一场便接踵而至，扫雪成了冬日里家家户户的必修课。天还未亮，便有居民拿着扫帚、铁铲走出家门，清扫门前的积雪，一铲一铲，汗水浸湿了衣领，手臂酸得抬不起来，好不容易清理出一条小路，转眼又被飘落的雪花覆盖。环卫工人更是早早值守在街头，铁锹与地面碰撞的声响，成了清晨最忙碌的旋律。即便如此，路面上的积雪仍难彻底清除，被车辆碾轧后凝结成薄冰，光滑难行。

出行的不便，是恨雪最直接的缘由。上班族早早出门，却在结冰的路面上蹒跚而行。往日十几分钟的路程，此时却要耗费一倍甚至几倍的时间。学生们背着书包，在家长的护送下赶路，脚上的棉鞋裹着积雪，冰冷的湿气透过鞋底渗入，冻得脚趾发麻。偶尔遇上暴雪天气，学校停课、公交延误、部分路段限行，生活节奏被骤然打乱，连出门买菜都成了难题。顶着刺骨的寒风，迎着纷飞的雪花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跋涉，那份狼狈与不便，让人心底难免生出几分嗔怨，恨雪来得过烈，扰了寻常的安稳。

更有甚者，暴雪可能压垮老旧房屋的屋顶，阻断交通线路，影响水电供应，给生活带来诸多困扰。记得有一年冬日，一场罕见的暴雪席卷烟台，积雪厚度达数十厘米。不少树木被压断枝丫，部分小区停水停电，居民们在寒冷中度过了几日不便的时光，那时对雪的怨怼，便多了几分真切的沉重。

可即便如此，烟台人也从未真正厌弃过雪。那些怨怼，更像是对亲密伙伴的嗔怪，带着几分无奈，却终究抵不过心底的偏爱。

雪停之后，阳光穿透云层洒向大地，积雪在阳光下缓缓消融，滴落的雪水顺着屋檐滑落，发出滴答的声响，像是冬日的尾声。孩子们依旧在残留的雪地里嬉戏，大人们则忙着清理融化的雪水，街头巷尾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。人们围坐在炉火旁，煮一壶热茶，闲谈着这场雪的声势，说着扫雪时的趣事，抱怨着出行的不便，眼底却藏着对雪景的回味。雪覆盖了城市的尘埃，洗净了空气的污浊，让整座城变得格外清新静谧。那些扫雪的疲惫、出行的麻烦，在这份洁净与安宁里，渐渐淡去。

烟台人对雪的感情，从来都是复杂的。爱它的壮阔诗意，怨它的烦琐牵绊，却终究在这份爱怨交织里，接纳了雪的一切。雪是烟台冬日的灵魂，没有雪的冬天，于烟台人而言，总少了几分滋味。它藏着童年的欢笑，藏着生活的琐碎，藏着故土的印记。每一片飘落的雪花，都承载着烟台人的岁月情怀。

年年雪落烟台，岁岁爱怨交织。“雪窝子”的名号，早已融进烟台人的骨血里，而那份对雪的复杂心思，也成了烟台冬日最独特的印记，伴着风雪起落，藏着烟火暖意，在岁月里静静流淌，沉淀成最动人的生活诗篇。

校园听雪（外一章）

□姜德照

在北方初冬，总会有那么几场雪如约而来，好像在追逐杨树上残留的那几片叶子，在天地间横空出世，演绎出风雪交加的进行曲。被风裹挟的雪，到了校园的上空便规矩了许多。并不是这里的读书声扰乱了雪的步调，而是校园里的静让雪不得不收敛起来，像学子一样，去遵守学校的秩序。此时，校园的路被雪轻轻覆盖，行道树如田字格，以雪为墨，勾勒出校园的轮廓。校园的绿化通常做得很好，那些不同风格的风景树上，一些坚强的树叶也挂上了雪。尤其是那些彩色的叶子，与雪交相辉映，让雪也显得灿烂了许多。教学楼的顶端渐渐积雪，白雪如老者般静立，与红瓦屋顶上的雪一起，为校园添了几分童话色彩。也会有一些坡路变得不那么好走，背着书包顶风冒雪行走的学生与缓缓前行的车辆，都带着一种艰难跋涉的意味。

北方初冬的雪，并非一直那么急促而下，有时候也会舒缓下来。天边透出些许亮光，仿佛太阳将要露脸。但你不要被这假象迷惑，这可能只是短暂的间歇，接下来的雪往往更加猛烈。图书馆与一些高楼的窗户内，有人趴在玻璃上俯瞰校园的雪景。对这场大雪最感到惊异的孩子，多半来自南方，也可能是刚入学的低年级学生。他们把雪看作平生最美丽的一帧季节风景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。即便是对雪司空见惯的北方学子，也不会对这场校园的雪无动于衷。他们会在这一刻，抛却刚刚积攒的那点长大成人的矜持，下课之后，便在室外的雪地里毫无顾忌地欢呼雀跃起来。

校园的雪很是温婉。虽然雪不懂26个英文字母，也翻不动厚重的古典名著，但当工科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计算公式时，雪花那优雅的姿态，仍会被那些忍不住转头望向窗外的学子悄然窥见。真羡慕这些自由自在的雪花啊，它们不用背诵那枯燥的句子与单词，也不必规规矩矩地坐在课堂里听课做题。雪有自己既定的轨迹，无论在空中轻盈飘舞，还是扑簌着快速落地，总是循着那注定的路途，为短暂洁白的一生，留下一个个翩然的姿态，闪烁着奉献般的光华。

北方冬日飘下的一阵阵雪，在校园里书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诗句。雪后的校园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美丽，仿佛能洗涤掉过往的一切尘迹，然后再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，让校园化作一首首最美丽的诗。

课间扫雪

雪还在静静地飘着。刚覆上雪的校园水泥路上，已响起学生们扫雪的热闹声响。想必是一些下课的班级，临时被安排到房前屋后的路上清雪开路。这些学生的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衣，无论男生女生都用棉帽子紧裹着头，不少还戴着口罩。扫一会，便跺跺脚、朝手双手哈热气。天冷，呵出的气像一团白雾。扫雪、铲雪本是累活，可在这些孩子们眼里，这样不太费力气的劳动就像一种别样的游戏。他们在路边、操场中间，堆起一个个圣诞老人似的雪人，有的还给雪人安上鼻子、戴上帽子，然后围着它蹦啊跳啊，仿佛霎那间回到了遥远的童年。北方的雪融化得慢，粘性也强，被扫雪的学生们随手塑造成各种形状。于是，扫雪劳动变成了一场充满童趣的创造活动，让学生们尽情地发挥想象力，对雪进行即兴的雕琢。

扫雪的学生很多，很快就把该清理的地方打扫一空。尤其是校园的路，又恢复了通畅。虽然零星还有雪飘落，却只能与这些孤独的雪人相伴了。教室里，上课的节奏重新响起。雪，或许就是北方校园的另一群“学子”——是想要逃课玩耍又不得的调皮模样，与教室内听课的学子一起，还给校园一种特别的静寂。

风停了，雪也落得慢了。教学楼里，一张张脸庞被暖气熏得红扑扑的，像春节时贴上的楹联；那一双双专注听讲的眸子，恰似楹联上书写的喜庆文字。

时空如草

□林启东

我看见草在时空里飘
时间便成了草
我望着参天大树
年轮伏在脚下笑

冬天来了
落在眉毛上的白发于胸前燃烧
我挺直身体想把大树拥抱
硕大的雪花压弯了我的腰

太阳出来了
雪花化身瀑布并漫过我的脚
我在风中负重前行
拥抱着眼泪和欢笑

别哭也别笑
请放下你卑贱的骄傲
在北风肆虐的季节里
生死两逍遥

单人舞

□茉轻轻

散开月光一样长的辫子
湖里荷花正开，或落
将河流和草木跳过来
将远方和爱跳得生动，有希望

月亮修复我，从破碎到完整
万物都将自己装饰进我的节奏
由此而生的回声
露水一样在内心弥漫流淌

夜虫引领着
月光洒出一层秋意
不疾不徐地绘在地上
沉默对视沉默
心若水，万物明

树丛的阴影，万物的阴影
都是仁慈的月光留白的地方
神虽迟钝也慈悲。总在我们
看得见和看不见之处，留白

投稿邮箱：ytrbzkb@126.com

本报地址：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：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：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：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:23-4020 广告许可证:鲁工商广字08-002 ■报价全年540元